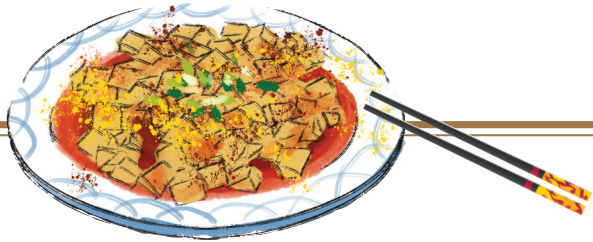


一碗豆腐的家常

□ 肥西 周芳



四季里应时蔬菜最香，豆腐却是长年滋味浓。豆制品，尤其是豆腐在我家餐桌上占着不可或缺的地位。无论何时，一眼望见豆腐摊，立马有种倾心感。捞两块回家红烧，酱蒸，或者片个大块直接油煎了，都可以郑重其事地端上餐桌。老豆腐下锅，我从来不用刀切。挽起袖子，一手托起豆腐，一手一大块一大块地掰开，与油或汤交融，在“刺啦”或“咕嘟”声中，再笨拙的主妇，也有了王者自豪——三餐不过道场，油烟才是江湖。

小的时候，物质贫乏，连个集市都没有。村子里常有人来，手提一水桶，吆喝着卖豆腐。乡里人热忱，买与不买都会围上去与卖者闲话几句。小小的我，从不放过这个热闹的机会，我钻进人缝，探看水桶里一块块白胖的豆腐，那么软，又那么嫩。卖者一只粗黑的大手，却能灵活地从水里捞将起来，我几次试探着也要伸手入水，都被大人呵斥了去。那时吃豆腐永远只有一味——酱蒸。放一勺自制的农家酱，剪两个菜园里的青红辣椒，放在饭头上蒸。饭好，豆腐也香了，轻轻一拌，就是待客的佳品。

家乡人对做豆腐称为“打豆腐”，为何前缀动词“打”字，可能是做豆腐的磨浆、筛水、压制等每个环节都是强体力活的原因吧。去年，老家的一户远亲，做生意亏本后，借款到上海做豆腐，说是上海那边做豆腐的人全来自我们安徽——安徽的淮南王发明了豆腐，这手艺的传承自然是我们的安徽人才能担当得起。

还是这个远亲，孩子刚五六岁，留守在家，突然生了一脸的疮，爷爷奶奶带到镇上医院今天搽这药

明天抹那膏，一脸的疮此起彼伏，总是铲不了根。小夫妻俩心疼孩子，便接到了上海照应。也是花不起钱进大医院，就天天带在身边，今天一碗豆浆，明天一盆豆腐脑由着孩子吃。吃着吃着，孩子脸上的疮消失了，连之前的疤印也淡了。我母亲听说后，拊掌大笑：这豆腐就是天然的美容品。

豆腐很是佛系，无执念，不悲不喜，不怒不嗔。既能过油煎炸，又能沸水煮烫。做菜浓油赤酱也好，寡淡清汤也好，它任由锅中百般的酸甜苦辣，自会淡泊宁静。心不动，油烟又奈何？成品后，滑嫩鲜香的它无欲、沉静，挂得千味汤汁，内心却没有沾染一丝一毫世俗气。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妙玉，身在浊世，看得了命数，却活得纤尘不染。非贵非富的一个人，不动声色地静观大观园里的红尘纷扰，在不多的出场中，曹公更是称道她“气质美如兰”。

豆腐虽命贱，但世间对它的期望值却非常高。在鱼肉荤腥后，总要吃上几日白菜豆腐清清肠胃。“鱼生火，肉生痰，白菜豆腐保平安。”这道舌尖上的平安菜，从市井到庙堂，无不推崇。我们家乡还有一种寓意美好的菜，也必由豆腐来担当——和青菜，它是年夜饭的压轴大菜。冬天的白菜帮子厚实绵甜，切成粗丝后，和豆腐一道放高汤里煮软，撒上葱段即可出锅。“菜”同“财”音，只有和和气气才能生财。而豆腐敦厚的脾性更能突出“和气”这一美好祝愿。

有时，我问今天吃啥菜，家人一句“随便”。“‘随便’是什么菜？”我气恼，但是，一到菜市就有了选择困难症的我，还是有些底气的。至少，还有豆腐可买啊！

竹木的风骨

□ 池州 石泽丰

准确地说，这是我第二次来花亭湖。第一次来，我只在湖边的凤凰山下远眺过湖面，没能上得山去。凤凰山上有寺，名曰西风禅寺，相传，西风禅寺因内有西风洞而得名，为唐朝的古刹，禅宗五祖弘忍大师道场，由法智禅师开山创寺，千百年来，灯传不绝。这次，我一定要上山去看看，不为礼佛，只为风景。我始终认为，人们对宗教的信仰，祈求菩萨的保佑，无非就是希望心中向往的事情早日实现。

上得山来，寺庙庄严，竹木林立。我与老查、老纪、老施一行登石级，折小径，一路看青松翠竹。这些竹子和树木，如自生自灭的佛，从石缝里长出，盘根错节，枝叶繁茂，须仰视才能看到顶梢。行走于此，像入了“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”之境。我是喜欢这样的环境的，仰头，细细一看，树梢和竹梢随风而动，风来摇摆，风休则静。由此，我想到“随缘”一词，不刻意，不强求，不正是禅之意吗？山石虽坚，但竹木可适缝生长，衬着寺，教人以智慧，这也许是千百年来，寺庙之所以多依山而建，需兴竹木之林的缘故吧。

寺因僧侣而显神灵，僧侣因修行而受人尊敬。修行在山水间，就是悟山水之道。我想，西风禅寺也不例外，西风禅寺的僧侣也是如此。我边打量边思索，这些风餐露宿的竹木，活得十二分自在，把清贫作为一种美德和境界，作为自己从生到死的圆满通道，不需要额外的雨露，不需要刻意的养料，有土就好，随遇而安。许多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求佛，佛背靠青山，不语，目光越过中门，直视眼前的竹木。

竹木的心，佛能读懂，竹木把自己与生俱来的个性摆在山间，从来不需要巧言令色和语言的装饰，长成自己的模样，哪怕是死，也要站着死，不被环境左右。这就是一种刚正的气概，一种哲人的箴言，以身示范，不多言，不多语，缄默成风景。许多人很难做到这一点，原因就是缺乏向竹木叩问的悟心，看重的是花花世界，在乎的是七情六欲，歌自己的功，颂自己的德。

上次听一位朋友说，自己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，辛勤付出，成绩得到了外界的认同，却没有得到自家单位领导的赏识，近期单位所提拔的，不乏有那些善于献媚的人。我说，你不防到山间去走走，看看那些竹木，一辈子不挪窝，无欲，活出了一种境界。朋友听了我的话，游山归来之后，跟我说了六个字：它们堪为人师。从此，他变成了一个释怀的人，不随心换境，不为环境而悲欣交集。

这次，我们在凤凰山，健步于台阶之上，不时用手机拍下美景。台阶有些潮湿，同游者说，这台阶是后来修建的，看得出来，有仿古的痕迹，这未必不是败笔，旁边的一棵古树提醒了我。古树参天，枝叶繁茂，当地林业部门在树前立了一块牌子，上面标有树龄——约500年。由此，我想到人的自私，在很多的场合，人想急功近利，模仿时间的爪印，以显厚重，人自欺欺人的想法和做法，不时遭到古树的嘲笑，一棵古树历尽沧桑，活了数百年，什么事没有见过？这满山的翠竹和松树，本来就是厚重之笔，就是自然教人以法则的落笔之处。

早年，在一些山里，我看到不少的竹木毁于锯斧，剩下一截一截的桩子，坦露在野外，我不免就心痛起来，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为一时之利一己之私，很多人忘记了竹木能护水土流失，能为人类提供氧气和绿荫，砍之伐之，最后换来一场场灾难。

在大自然的面前，人要警醒呐。

书香里的“一叶”秋天

□ 山东淄博 李秀芹

整理旧书，从书中滑落一枚银杏叶子，孙女说，哈，掉落了一个秋天。捡起来一看，上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写着普希金的诗歌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：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！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：相信吧，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！树叶背面署名：你的好友桂枝。

桂枝是我中学同学，当年我高中时因家庭原因被迫辍学，桂枝来看望我，并未说安慰的话儿，而是默默坐在我身边，从中午坐到了晚上，临走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我，等她走后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枚枯黄的银杏树叶，上面写的那首诗，我早已经熟记于心，但第一次见这首诗写在树叶上，再读依然在心中升腾起一股力量，激励自己勇敢面对当下，不抱怨不放弃。

我把这枚树叶夹进书中，劳作之余，翻开书看几页，这枚小小的树叶便成了我的书签，伴随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失眠之夜。后来，我经常捡拾一些好看的树叶，在上面书写名言警句和诗词佳句，夹到书本里，翻书翻到了便照叶诵读几遍。

日积月累，我的一箱书里面都夹满了写字的树叶。记得我和丈夫老洲刚认识那会儿，他问我借书，

我随手送给他一本，没想到他书只看了几页便开始研究我夹在书里的一枚枚有字的“树叶”，这些我当年随手记录的读书笔记，却被老洲当做我暗示他的语言，觉得我一会儿喜欢他，一会儿讨厌他，一会儿又好像心有他属……后来熟悉后他跟我聊起这些，我笑得肚子疼，我的每本书里都夹了很多“树叶”笔记，他当日记或信件来看，当然内心戏扯出几万里了。

老洲知道实情后，倒也有心，再给我来信时都会在信纸里夹一枚树叶，上面写上几句他自己写的打油诗，虽然水平不高，但诗句借叶生辉，让身边朋友羡慕不已，说我俩交往太过小资情调。我和老洲结婚时，也曾树叶串起来装饰过新房，让来贺喜的同学朋友在树叶上写上祝福的话儿，这种形式后来还被很多朋友效仿过呢。回想起来，那个年代穷，普通人哪里买得起鲜花和礼物，但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枚树叶，写上一句想说的话儿，当礼物送知己赠朋友，也让人欣喜不已。

一枚树叶随着时光流转几十年，在漫长的岁月里风干泛黄，但它记录的时间印记是永恒的，永远鲜活在我们心里，诉说着一叶一叶的故事，收藏着一个又一个的过往秋韵。



生命之湖

徐云摄